



書評：

新的開端

溫順天著
游麗清譯

「新的開端」出版了！雖然遠隔重洋，不禁亦為編者鬆一口氣。滿地可會議（一九八一年十月二日至九日）的報告及演講內容，經過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，才能與讀者見面。該書的精美，使人不得不寬宥編者朱梅芬修女及林先生（CHRISTOPHER LIND）的「耽擱」，而它的姍姍來遲，顯然是由於需要翻譯之故。

該書共一百八十六頁，分為三章：「人民」、「今日的教會」、及「中國教會的國際關係」。為幫助讀者了解起見，編輯在每章之開端先作介紹；附錄中包括一份與會者名單、以及某些與會者在各地不同的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及報告的目錄。此外，又有一份參考書目，特別選取與中國教會有關的書籍，提供給讀者作進一步的研究。

整個大會的發言，分別安排於三個大題目下；而這三個大題目正代表全書三章的標題，也準確地反映出會議的動態。中國代表

團的發言（包括七位基督教徒及三位天主教徒），穿插在第一及第三世界神學家的發言當中；這些神學家包括：ANDRE MYRE, ROGER HUTCHISON, SERGIO TORRES, OH JAE-SHIK, LOUIE HECHANOVA 及 TISSA BALASURIYA。在各地神學家從事神學反省的努力中，這些中國基督徒亦貢獻他們自己的一份。大會主辦者無意突出中國，只希望把她視為其中一份子，平等看待。

也許，我們在這裏向滿地可會議的主辦者——加拿大基督教協會轄下的「加中友誼」之職員們致意，祝賀他們舉辦成功。

雖然某些神學家的發言，引起思想的衝擊，但我以為，一百六十名（來自約三十個國家的）與會者最感興趣的，莫過於一聽中國代表團的談話。他們聽到了各種不同的演講，由陳澤民、沈以藩及涂世華的神學氣味重的演講，以至蔣佩芬和傅鐵山的較為牧民

性的發言。中國代表在會議上的發言，足足佔了「新的開端」整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。

一般而言，我們可以深深體會到中國基督徒的見證，他們努力使自己成爲一個真正的中國人，而同時又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。雖然一個以馬克斯主義政權爲主的國家，既官式宣認唯物主義和無神主義，因此不會同意很多宗教原則，但這些中國基督徒却嘗試在這樣一個環境中，表達他們自己的信仰。像第三世界神學家一樣，他們把「與人民認同」放在自己的神學思想裏，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但與第三世界神學家不同的，是中國神學家捨「解放」而取「和解」，作爲對現況的回應。他們指出，解放已在中國完成，同時，他們又急欲擺脫「基督宗教是洋教」的污名。

然而，事隔年半有多；當我以與會者的一份子去回顧過去（現在我從評論該書，轉到評論會議本身），我感到滿地可會議欠缺深度的神學交流，亦缺乏了趙復三所說的「與我的弟兄摔角」。（頁一四二）會上，對於陳澤民、ANDRE MYRE 及 ROGER HUTCHISON 等的演講，曾有人作出回應；但其他一些看來理應得到答覆的演講，却沒有得到回應。涂世華主教的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是我們的神聖權利」便是其中一例；他的演講內容看來非常豐富，我以爲一定會有很多中、外天主教朋友提出問題的，而事實却沒有。

原來，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士，很多都不是操普通話的人士，因此，對涂主教的演講，便感到不大明瞭；甚至是英語翻譯專家，也由於對教會術語不大諳熟，感覺到翻譯的困難。大致上，涂主教應用聖經和教父的資料辯護，認爲地方教會無需羅馬的批准，便

有權提名和祝聖他們的主教。現在，涂主教演辭的全篇內容，經已刊登出來，使人們能夠清楚明白他所說的。希望有些天主教神學家，能夠本着弟兄交談的精神，對涂主教的觀點表示意見。

身爲天主教徒，我覺得涂主教、王子澄神父及上海教友陸薇讀（後者因病沒有出席，只呈交講稿）演講中所提及的中、梵關係，以及過去的種種誤會，未能在一種友誼的交談中討論。倘若今次無法在滿地可就這個問題交談，便唯有寄望於將來的會議了。

同時，我們一定要說明，滿地可會議只代表了部份中國天主教徒的觀點（由於我是天主教徒，對天主教情況較爲熟悉，故此我主要是站在天主教的立場說話）。在這方面使人想起了耶穌會朱洪聲神父的事情。事實上，就在滿地可會議完畢後的那個月，朱神父和一些天主教徒在上海被捕的事件，給滿地可會議所露出的曙光，蒙上一層陰影，亦使中國天主教會在滿地可會議所經驗到的國際關係，變得黯然。此外，一些持有不同觀點的國外學者未能出席這次會議，實在可惜。希望將來的會議能夠更加開放，使更多的中外基督徒能夠參與。

現在讓我們談談該書的一些小缺點。我以爲，如果「新的開端」能加插一些記者招待會和小組分享的內容，便會使它變得更豐富生動。另外，在該書第九十八頁有關「地區劃分」（一四九三年）的註釋并不正確，中國和東方不屬於西班牙的權力範圍內，西班牙只對分界綫以西的地區，即對美洲地區擁有全權；至於葡萄牙則管轄東方，包括中國。一四九四年，托特斯勒斯條約（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）重新調整分界綫，從此，巴西便劃歸葡萄牙的勢

力範圍內。(參閱：「新大英百科全書」，一九七四年，MICROPEDIA，卷十，頁五十。)

「新的開端」的主要缺點，就是它所報導的會議本身，因為這個會議只是一個「開端」。也許，最具先知性的話，就是一位天主教的加拿大國會議員洛奇先生(MR. DOUGLAS ROCHE)在會上所講的。他說：「我最後想講的就是：當我們離開會場時，我並不以為我們需要獲得一個結論，因為根本不可能有最後結論。」(頁一四五)因此，滿地可會議只是一個開端，祈望將來的會議將會補充滿地可會議的不足。

雖然如此，我們必須肯定滿地可會議的成就。例如：友誼的建立，手足的共聚，以及南京神學家們分享了他們從事中國神學本位化的努力成果，儘管這些工作剛在萌芽階段。這次會議最具意義的，就是三十多年來，中國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，首次有機會與世界各地的主內兄弟姊妹共聚一堂；彼此交流、祈禱。事實上，除了中國外，很難想像有那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能夠准許十位基督徒，包括神學家和教友，出席這樣一個國際性會議。因此，即使會議有缺點，我們仍為滿地可帶來的希望而欣悅，因為它給中國與國外教會的交往敞開了一扇門。盼望將來的會議不但能改良滿地可會議的缺點，且能延續它所開始了的成就。

最後，筆者認為「新的開端」這本書只表達了部份中國基督徒的經驗和思想。最低限度，從天主教方面來說，這本書并未報導中國教會的全部情況。但，無論如何，為真正關心中國教會的人士，這本書是值得閱讀的。

(按：「新的開端」原名

A NEW BEGINNING
Edited by Theresa Chu
Christopher Lind
Canada China Programme
Canadian Council of Churches, 1983)



「加中友誼」主任及
「新的開端」主編朱梅芬博士